

尚書正義



尚書正義卷第五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敕撰

虞書

益稷第五

傳禹稱至名篇

正義曰禹言暨益暨稷是禹稱其二人二人佐禹有功因以此二人名篇既美大禹亦所以彰此二人之功也禹先言暨益故益在稷上馬鄭王所據書序此篇名爲棄稷棄稷一人不宜言名又言官是彼誤耳又合此篇於皋陶謨謂其別有棄稷之篇皆由不見古文妄爲說耳

帝曰來至汝昌言

正義曰皋陶既爲帝謀帝又呼禹進之曰來禹汝亦宜
陳其當言禹拜曰嗚呼帝皋陶之言既已美矣我更何
所言我之所思者每日孜孜勤於臣職而已皋陶怪禹
不言故謂之曰吁問其所以孜孜之事如何禹曰往者
洪水漫天浩浩然盛大包山上陵下民昏惑沈溺皆困
水災我乘舟車輻輳等四種之載隨其所往之山槎木
通道而治之與益所進於人者惟有槎木所獲眾鳥獸
鮮肉爲食也我又通決九州名川通之至於四海深其
畎澮以至於川水漸除矣與稷播種五穀進於眾人難
得食處乃決水所得魚鼈鮮肉爲食也人既皆得食矣

又勸勉天下徙有之無交易其所居積於是天下眾人
乃皆得米粒之食萬國由此爲治理之政我所言孜孜
者在此也皋陶曰然可以爲師法者是汝之當言

傳因皋至當言

正義曰上篇皋陶謀九德此帝呼禹令亦陳當言亦者
亦皋陶也明上篇皋陶雖與益相應其言亦對帝也上
傳云皋陶爲帝舜謀者以此而知也

傳拜而至而已

正義曰旣已拜而歎必有所美復辭而不言是知欲使
帝重皋陶所陳言已無以加也王肅云帝在上皋陶陳
謀於下已備矣我復何所言乎是也旣無所言故言已

思惟日孜孜不敢怠隋奉成臣職而已孜孜者勉力不怠之意

傳言天下至水災

正義曰瞽者眩惑之意故言昏瞽墊是下溼之名故為溺也言天下之人遭此大水精神昏瞽迷惑無有所知又苦沈溺皆因此水災也鄭云昏沒也墊陷也禹言洪水之時人有沒陷之害

傳所載至治水

正義曰史記河渠書云夏書曰禹湮洪水十三年三過

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橇音山行即橋

正遙徐廣曰橋一作輦凡玉輦直轅車也尸子云山行

乘標泥行乘絕子絕漢書溝洫志云泥行乘毳山行則

榻居足反毳行如箕擿行泥上如漳云毳謂以板置泥上

以通行路也慎子云為毳者患塗之泥也應劭云榻或

作標為人所牽引也如漳云榻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

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韋昭云榻木器也如今輦

牀人輦以行也此經惟言四載傳言所載者四同彼史

記之說古書尸子慎子之徒有此言也輶與毳為一標

與榻輦為一古篆變形字體改易說者不同未知孰是

禹之施功本為治水此經乃云隨山刊木刊木為治水

治水徧於九州故云隨行九州之山林襄二十五年左

傳云井堙木刊刊是除木之義也毛傳云除木曰槎故

何正義五
曰刊槎其木開通道路以治水

傳奏謂至進食

正義曰黎民阻飢爲人治水故知奏謂進食於人也禮
有鮮魚腊以其新殺鮮淨故名爲鮮是鳥獸新殺曰鮮
魚鼈新殺亦曰鮮也此承山下故爲鳥獸下承水後故
爲魚鼈其新殺之意同也旣言刊木乃進鮮食食是除
木所得故言與益槎木獲鳥獸人以進食

傳距至至入海

正義曰距者相抵之名故爲至也非是名川不能至海
故決九州之名川通之至海也考工記云匠人爲溝洫
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

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入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是畎遂溝洫澮皆通水之道也以小注大故從畎遂溝洫乃以入澮澮入於川川入於海是畎內之水亦入海也惟言畎澮舉大小而略其餘也先言決川至海後言濬畎至川者川旣入海然後澮得入川故先言川也

傳艱難至鮮食之

正義曰艱難也釋詁文禹主治水稷主教播種水害漸除則有可耕之地難得食處先須教導以救之故云眾難得食處則與稷教人播種之易得食處人必自能得

之意在救人艱危之厄故舉難得食處以言之於時雖
漸播種得穀猶少人食未足故決川有魚鼈使人鮮食
之言食魚以助穀也鄭玄云與稷教人種澤物菜蔬艱
厄之食稷功在於種穀不主種菜蔬也言后稷種菜蔬
艱厄之食傳記未有此言也

傳化易至居積

正義曰變化是改易之義故化爲易也居謂所宜居積
者近水者居魚鹽近山者居林木也勉勸天下徙有之
無者謂徙我所有往彼無鄉取彼所有以濟我之所無
魚鹽徙山林木徙川澤交易其所宜居積言此遷者謂
將物去不得空取彼物也王肅云易居者不得空去當

滿而去當滿而來也

傳米食至治本

正義曰說文云粒糗也今人謂飯爲米糗遺餘之飯謂之一粒兩粒是米食曰粒言是用米爲食之名也人非穀不生政由穀而就言天下由此穀爲治政之本也君子之道以謙虛爲德禹盛言己功者爲臣之法當孜孜不怠自言己之勤苦所以勉勸人臣非自伐也

禹曰都至曰兪

正義曰禹以皋陶然己因歎而戒帝曰嗚呼帝當謹慎汝所在之位帝受其戒曰然禹又戒帝曰若欲慎汝在位當須先安定汝心好惡所止念慮事之微細以保安

其身其輔弼之臣必用正直之人若能如此惟帝所動則天下大應之以待帝志以明受天之報施於天其重命帝用美道也帝以禹言已重乃驚而言曰吁臣哉近哉臣當親近君也近哉臣哉君當親近臣也言君臣當相親近共與成政道也禹應帝曰然言君臣宜相親近也

傳言慎至直人

正義曰此禹重戒帝覆上慎乃在位當先安好惡所止謂心之所止當止好不止惡言惡以形好也大學云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好惡所止謂此類也傳意以上惟爲念下惟爲辭故云念慮幾微然後以保其好

惡所安寧耳

傳猷待至帝志

正義曰猷待釋詁文帝先能自安所止心之所止止於好事其有舉動發號出令則天下大應之順命以待帝志謂靜以待命有命則從也

傳昭明至用美

正義曰堯典已訓昭爲明此重訓詳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人之所欲天必從之帝若能安所止非但人歸之又乃明受天之報施天下太平祚胤長遠是天之報施也天又重命用美謂四時和祥瑞臻之類也或當前後非一故傳言又也

傳鄰近至而成

正義曰周禮五家爲鄰取相近之義故鄰爲近也禹言君當好善帝言須得臣力再言鄰哉言君臣之道當相須而成鄭玄云臣哉汝當爲我鄰哉鄰哉汝當爲我臣哉反覆言此欲其志心入禹

帝曰臣至威之

正義曰帝以禹然已言又說須臣之事作我股肱耳目言已動作視聽皆由臣也我欲助我所有之人使之家給人足汝當翼贊我也我欲布陳智力於天下四方爲立治之功汝等當與我爲之我欲觀示君臣上下以古人衣服之法象其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合五采而

畫之又畫山龍華蟲於宗廟彝罇其藻火粉米黼黻於
絺葛而刺繡以五種之彩明施於五色制作衣服汝當
爲我明其差等而制度之我欲聞知六律和五聲播之
於八音以此音樂察其政治與忽怠者其樂音又以出
納五德之言汝當爲我聽審之我有違道汝當以義輔
成我汝無得知我違非而對面從我退而後更有言云
我不可輔也旣言其須臣之力乃總勅之敬其職事哉
汝在我前後左右四旁鄰近之臣也其眾類頑愚讒說
之人若有所行不在於是而爲非者汝當察之以法行
射侯之禮知其善惡以明別之行有不是者又撻其身
以記之書其過者以識哉所以撻之書之者冀其改悔

欲與並生活哉工樂之官以納諫言於上當是正其義而顯揚之使我自知得失也又總言御下之法天下之人有能至於道者則當承受而進用之當任以官也不從教者則以刑罰威之當罪其身也此等皆汝臣之所爲

傳言大體若身

正義曰君爲元首臣爲股肱耳目大體如一身也足行手取耳聽目視身雖百體四者爲大故舉以爲言鄭玄云動作視聽皆由臣也

傳左右至成我

正義曰釋詁云左右助慮也同訓爲慮是左右得爲助

也立君所以牧人人之自營生產人君當助救之論語
稱孔子適衛欲先富民而後教之故云助我所有之民
欲富而教之也君子施教本爲養人故先云助人舉其
重者以其爲人事重當須翼成故言汝翼次顯君施教
化須臣爲之故言汝爲次明衣服上下標顯尊卑故云
汝明次云六律五聲故云汝聽各隨事立文其實不異
傳布力至爲之

正義曰詩云四方于宣論語云陳力就列是布政用力
故言布力立治之功汝羣臣當爲之

傳欲觀至服制

正義曰觀示法象之服制者謂欲申明古人法象之衣

服垂示在下使觀之也易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象物制服蓋因黃帝以還未知何代而具彩章舜言已欲觀古知在舜之前耳

傳日月至旌旗

正義曰桓二年左傳云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三辰謂此日月星也故日月星爲三辰辰卽時也三者皆是示人時節故並稱辰焉傳言此者以辰在星下總上三事爲辰辰非別爲物也周禮大宗伯云實柴祀日月星辰鄭玄云星謂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星辰異者彼鄭以徧祭天之諸神十二次亦當祭之故令辰與星別此云畫之於衣日月合宿之辰非有形容可畫且左

傳云三辰卽日月星也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惟日月爲常不言畫星蓋太常之上又畫星也穆天子傳稱天子葬盛姬畫日月七星蓋畫北斗也草木雖皆有華而草華爲美故云華象草華蟲雉也周禮司服有鷩冕鷩則雉焉雉五色象草華也月令五時皆云其蟲蟲是鳥獸之總名也下云作服汝明知畫三辰山龍華蟲於衣服也又言旌旗者左傳言三辰旂旗周禮司常云日月爲常王者禮有沿革後因於前故知舜時三辰亦畫之於旌旗也下傳云天子服日月而下則三辰畫之於衣服又畫於旌旗也周禮司服云享先王則衮冕衮者卷也言龍首卷然以衮爲名則所畫自龍以下無日月星

也郊特牲云祭之曰王被袞冕以象天也又曰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鄭玄云謂有日月星辰之章設日月畫於衣服旌旗也據此記文袞冕之服亦畫日月鄭注禮記言郊特牲所云謂魯禮也要其文稱王被服袞冕非魯事也或當三代天子衣上亦畫三辰自龍章爲首而使袞統名耳禮文殘缺不可得詳但如孔解舜時天子之衣畫日月耳鄭玄亦以爲然王肅以爲舜時三辰卽畫於旌旗不在衣也天子山龍華蟲耳

傳會五至爲飾

正義曰會者合聚之名下云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知會謂五色也禮衣畫而裳繡五色備謂之繡知畫亦

備五色故云以五采成此畫焉謂畫之於衣宗彝文承
作會之下故云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爲飾知不以
日月星爲飾者孔以三辰之尊不宜施於器物也周禮
有山壘龍勺雞彝鳥彝以類言之知彝樽以山龍華蟲
爲飾亦畫之以爲飾也周禮彝器所云犧象雞鳥者鄭
玄皆爲畫飾與孔意同也周禮彝器無山龍華蟲爲飾
者帝王革易所尚不同故有異也

傳藻水至區繡

正義曰詩云魚在在藻是藻爲水草草類多矣獨取此
草者謂此草有文故也火爲火字謂刺繡爲火字也考
工記云火以圍鄭司農云謂圍形似火也鄭玄云形如

半環然記是後人所作何必能得其真今之服章繡爲火字者如孔所說也粉若粟冰者粉之在粟其狀如冰米若聚米者刺繡爲文類聚米形也黼若斧形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釋器云斧謂之黼孫炎云黼文如斧形蓋半白半黑似斧刃白而身黑黻爲兩已相背謂刺繡爲已字兩已字相背也考工記云黑與青謂之黻刺繡爲兩已字以青黑線繡也詩葛覃云爲絺爲綌是絺用葛也玉藻云浴用二巾上絺下綌曲禮云爲天子削瓜者副之中以絺爲國君者華之中以綌皆以絺貴而綌賤是絺精而綌麤故葛之精者曰絺五色備謂之繡考工記文也計此所陳皆述祭服祭服玄纁爲之後代

無用絺者蓋於時仍質暑月染絺爲纁而繡之以爲祭服孔以華象草華蟲雉則合華蟲爲一周禮鄭玄注亦然則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章畫於衣也藻火粉米黼黻六章繡於裳也天之六數不過十二故王者制作皆以十二象天也顧氏取先儒等說以爲日月星取其照臨山取能興雲雨龍取變化無方華取文章雉取耿介顧氏雖以華蟲爲二其取象則同又云藻取有文火取炎上粉取絜白米取能養黼取能斷黻取善惡相背鄭玄云會讀爲繪宗彝謂宗廟之鬱鬯樽也故虞夏以上蓋取虎彝雌彝而已粉米白米也絺讀爲菑菑紩也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凡畫者爲繪

刺者爲繡此繡與繪各有六衣用繪裳用繡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爲旂旗謂龍爲袞宗彝爲毳或損益上下更其等差鄭意以華蟲爲一粉米爲一加宗彝謂虎雉也周禮宗廟彝器有虎彝雉彝故以宗彝爲虎雉也此經所云凡十二章日也月也星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畫以作繪施於衣也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此六者紘以爲繡施之於裳也鄭立云至周而變易之損益上下更其等差周禮司服之注具引此文乃云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也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畫於旌旗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

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績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以絺爲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驚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雖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是鄭以冕服之名皆取章首爲義袞冕九章以龍爲首龍首卷然故以袞爲名驚冕七章華蟲爲首華蟲卽驚雉也毳冕五章虎雖爲首虎雖毛淺毳是亂毛故以毳爲名如鄭此解配文甚便於絺繡之義總爲消帖但解宗彝爲虎雖取理太迴未知所說誰得經旨

傳天子至制之

正義曰此言作服汝明故傳辯其等差天子服日月而

下十二章諸侯自龍袞而下至黼黻八章再言而下明天子諸侯皆至黼黻也士服藻火二章大夫加粉米四章孔注上篇五服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則卿與大夫不同當加之以黼黻爲六章孔略而不言孔意蓋謂周禮制諸侯有三等之服此諸侯同八章者上古朴質諸侯俱南面之尊故合三爲一等且禮諸侯多同爲一等故雜記云天子九虞諸侯七虞左傳云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是也孔以此經上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尊者在上下句藻火粉米黼黻尊者在下黼黻尊於粉米粉米尊於藻火故從上以尊卑差之士服藻火大夫加以粉米并藻火爲四章馬融不見孔傳其注亦以

爲然以古有此言相傳爲說也蓋以衣在上爲陽陽統於上故所尊在先裳在下爲陰陰統於下故所重在後詩稱玄袞及黼顧命云麻冕黼裳當以黼爲裳故首舉黼以言其事如孔說也天子諸侯下至黼黻大夫粉米兼服藻火是上得兼下也士不得服粉米大夫不得服黼黻是下不得僭上也訓彰爲明以五種之彩明施於五色作尊卑之服汝當分明制之令其勿使僭濫也鄭玄云性曰采施曰色以本性施於繒帛故云以五采施於五色也鄭云作服者此十二章爲五服天子備有焉公自山龍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卿大夫自粉米而下亦是以意說也此云作服惟據衣服

所以經有宗彝及孔云旌旗亦以山龍華蟲爲飾者但此雖以服爲主上旣云古人之象則法象分在器物皆悉明之非止衣服而已旌旗器物皆是彩飾彼服以明尊卑故總云作服以結之

傳言欲至審之

正義曰此經大意令臣審聽樂音察世之治否以報君也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物各出其音謂之八音八音之聲皆有清濁聖人差之以爲五品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五聲高下各有所準則聖人制爲六律與五聲相均作樂者以律均聲聲從器出帝言我欲以六律和彼五聲八音以此樂之音聲察世之治否詩序云治世之

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此則聽聲
知政之道也言今聽作樂若其音安樂和平則時政辨
治而修理也若其音怨怒乖離則時政忽慢而怠惰也
是用樂之聲音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也知其治理則
保以修之知其忽怠則改而修之此治理忽怠人君所
願聞也又樂之感人使和易調暢若樂音合度則言必
得理以此樂音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乃君之發
言合彼五德施之於人可以成其教化是出五言也人
之立言合彼五德歸之於君可以成諷諫是納五言也
君言可以利民民言可以益君是言之善惡由樂音而
知也此言之善惡亦人君之所願聞也政之理忽言之

善惡皆是上所願聞欲令察知以告已得守善而改惡故帝令臣汝當爲我聽審之也六律六呂當有十二惟言六律者鄭玄云舉陽陰從可知也傳以五言爲五德之言者漢書律厯志稱五聲播於五常則角爲仁商爲義徵爲禮羽爲智宮爲信志之所稱必有舊說也言五聲與五德相協此論樂事而云出納五言知是出納五德之言也樂音和則五德之言得其理音不和則五德之言違其度故亦以樂音察五言也帝之此言自說臣之大法於舜所聽使聽韶樂也襄二十九年左傳吳季札見舞韶樂而歎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燾也如地之無不載也然則語樂盡善盡美有理無忽而并

言忽者韶樂自美耳樂采人歌爲曲若其怠忽則音辭亦有焉故常使聽察之也

傳四近至察之

正義曰罔命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知四近謂前後左右四者近君之臣勅使敬其職也更欲告以此下之辭故勅之眾頑愚讒說之人若有所行不在於是而爲非者當察之知其非乃撻之書之此與以下發端也庶頑讒說謂朝廷之臣格則承之乃謂天下之人舜之朝廷當無讒說之人故設爲大法戒慎之耳四近之臣普謂近君之臣耳無常人也鄭玄以四近爲左輔右弼前疑後承惟伏生書傳有此

言文王世子云有師保有疑承以外經傳無此官也
傳當行至其過

正義曰禮射皆張侯射之知侯以明之當行射侯之禮
以明善惡之教射禮有序賓以賢詢眾擇善之義是可
以明善惡也笞撻不是者使記識其過謂過輕者也大
罪刑殺之矣古之射侯之事無以言之案周禮司裘云
王大射則供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供熊侯豹
侯卿大夫則供麋侯皆設其鵠鄭玄注云虎九十弓卽
方一丈八尺熊七十弓方一丈四尺豹麋五十弓方一
丈鄭又引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
則丈八之侯鵠方六尺丈四之侯鵠方四尺六寸大半

寸一丈之侯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此皆大射之侯也
射人云王以六耦射三侯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三
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二正士以三耦射豨侯二
正鄭玄注云五正者五采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
三正者去玄黃二正者去白蒼而畫以朱綠此賓射之
侯也鄭以賓射三侯步數高廣與大射侯同正大如鵠
司裘及射人所云諸侯者謂圻內諸侯若圻外諸侯則
儀禮大射云大侯九十弓熊侯七十弓豹侯五十弓皆
以三原其賓射則無文若天子已下之燕射案鄉射記
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
士布侯畫以鹿豕熊侯已下同五十弓卽侯身高一丈

君臣共射之

傳書識至並生

正義曰書識其非亦是小過者也欲並生哉總上三者
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皆是欲其改悔與無過
之人共並生也

傳工樂至道之

正義曰禮通謂樂官爲工知工是樂官則周禮大師瞽
矇之類也樂官掌頌詩言以納諫以詩之義理或微人
君聽之若有不悟當正其義而揚道之揚舉也舉而道
向君也

傳天下至威之

正義曰言承之用之則此人未在官也故言謂天下民必也能至於道卽賢者故承用之而任以官也否謂不從教者則以刑威之而罪其身也臣過必小故撻之書之人罪或大故以刑威之

禹曰至惟敘

正義曰禹旣得帝言乃荅帝曰然旣帝之任臣又言當擇人充滿大天之下旁至四海之隅蒼蒼然生草木之處皆是帝德所及其內有萬國眾賢皆共爲帝臣言其可用者甚眾也帝當就是眾賢之內舉而用之其舉用之法各使陳布其言納受之以其言之所能從其所能而驗試之明顯眾人所能當以功之大小旣知有功乃

賜之以車服以表其功有能用帝以此法用人卽在下
之人知官不妄授必用度才能而使之如此誰敢不讓
有德敢不敬應帝命而推先善人也若帝用臣不是不
嘗試驗不知臧否則羣臣遠近徧布同心而日進無功
之人旣戒帝擇人又勸帝自勤無若丹朱之傲惟慢褻
之遊是具所好傲戲而爲虐是其所爲爲此惡事不問
晝夜而頷頷然恆爲之無休息又無水而陸地行舟羣
朋淫泆於室家之內用此之故絕其世嗣不得居位我
本創丹朱之惡若是也故娶於塗山之國歷辛壬癸甲
四日而卽往治水其後過門不入聞啟呱呱而泣我不
暇入而子名之惟以大治度水土之功故也水土旣平

乃輔成五服四面相距至于五千里州有十二師其治水之時所役人功每州用十有二師各用三萬人也自京師外迫及四海其間諸侯五國皆立一長遞相統領以此諸侯各蹈行所職並爲有功惟有三苗頑凶不能就官我以供勤之故得使天災消沒帝念此事哉不可不自勤也帝荅禹曰天下之人皆蹈行我德是汝治水之功惟有次敘故也受其戒而美其功也

傳光天至廣遠

正義曰堯典之序訓光爲充卽此亦爲充言充滿大天之下也據其方面卽四隅爲遠至于海隅舉極遠之處言帝境所及廣遠其內多賢人也

傳獻賢至用之

正義曰釋言云獻聖也賢是聖之次臣德不宜言聖故爲賢也萬國眾賢共爲帝臣言求臣之處多也帝舉是眾賢而用之使陳布其言令其自說已之所能聽其言而納受之依其言而考試之顯明眾臣皆以功大小爲差然後賜車服以旌別其人功能事用是舉賢用人的法也舜典云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奏試二字與此異者彼言施於諸侯其人見爲國君故令奏言試功此謂方始擢用故言納庶納謂受取之庶謂在羣眾

傳帝用至流故

正義曰帝用臣不是不以言考功在下知帝不分別善

惡則無進近徧布同心日日進於無功之人由其賢愚並位優劣共流故也敷是布之義故言遠近布同同心妄舉也

傳丹朱堯子

正義曰漢書律厯志云堯讓舜使子朱處於丹淵爲諸侯則朱是名丹是國也

傳傲戲至休息

正義曰詩美衛武公云善戲謔兮不爲虐兮丹朱反之故傲戲而爲虐也額額是不休息之意肆謂縱恣也晝夜常額額然縱恣爲惡無休息時也

傳朋羣至得嗣

正義曰朋輩與羣聚義同故朋爲羣也聖人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丹朱乃習於無水而陸地行舟言其所爲惡事無節度也此乃稟受惡性習惡事也鄭玄云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額額使人推行之案下句云予創若時乃勤治水則丹朱行舟之時水尙未除非效洪水之時人乘舟也羣淫於家言羣聚妻妾恣意淫之無男女之別故言妻妾亂也用是之惡故絕其世位不得嗣父也此用殄厥世一句禹旣見世絕今始言之以明行惡之驗此句非禹所創創之者創其行之惡耳

傳創懲至害公

正義曰創與懲皆是見惡自止之意故云創懲也哀七
年左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杜預云塗山在壽春縣東
北塗山國名蓋近彼山也娶于塗山言其所娶之國耳
非就妻家見妻也懲丹朱之惡故不可不勤故辛日娶
妻至于甲日復往治水孔云復往則已嘗治水而輟事
成昏也鄭玄云登用之年始娶于塗山氏三宿而爲帝
所命治水鄭意娶後始受帝命娶前未治水也然娶後
始受帝命當曰聞命卽行不須計辛之與甲日數多少
當如孔說輟事成昏也此時禹父新殤而得爲昏者鯀
放而未死不妨禹娶且治水四年兗州始畢禹娶不必
在殤鯀之年也

傳啟禹至功故

正義曰啟禹子世本文也孟子稱禹治水三過其門而不入是至門而聞啟泣聲不暇如人父子名為己子而愛念之以其為大治度水土之功故也訓荒為大治謂去其水度謂量其功故治度連言之

傳五服至萬庸

正義曰據禹貢所云五服之名數知五服即甸侯綏要荒服也彼五服每服五百里四面相距為方五千里也王肅云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其迴邪委曲動有倍加之較是直路五千里也治洪水輔成之者謂每服之內為其小數定其差品各有所掌是禹輔成之也周禮大

司馬法二千五百人爲師每州十有二師通計之一州用三萬人功總計九州用二十七萬庸庸亦功也州境既有闊狹用功必有多少例言三萬人者大都通率爲然惟言用三萬人者不知用功日數多少治水四年乃畢用功蓋多矣不知用幾日也鄭玄云輔五服而成之至于面方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九州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以佐牧堯初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方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此禹所受地記書曰崑崙山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者禹弼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合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焉猶用要服之內爲九州州更方七千里七七四十

九得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以爲圻內餘四十八八州分而各有六春秋傳曰禹朝羣臣于會稽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者則九州之內諸侯也其制特置牧以諸侯賢者爲之師蓋百國一師州十有二師則州千二百國也八州凡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圻內與王制之法準之八州通率封公侯百里之國者一伯七十里之國二子男五十里之國四方百里者三封國七十有畸至于圻內則子男而已鄭云禹禰成五服面各五千里王肅禹貢之注已難之矣傳稱萬盈數也萬國舉盈數而言非謂其數滿萬也詩桓曰綏萬邦烝民曰揉此萬邦豈周之建國復有萬乎天地之勢平原者甚少山

川所在不啻居半豈以不食之地亦封建國乎王圻千里封五十里之國四百則圻內盡以封人王城宮室無建立之處言不顧實何至此也百國一師不出典記自造此語何以可從禹朝羣臣于會稽魯語文也執玉帛者萬國左傳文也采合二事亦爲謬矣

傳薄迫至帝室

正義曰釋言云逼迫也薄者逼近之義故云迫也外迫四海言從京師而至于四海也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謂九州之外也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此建五長亦如彼文故云諸侯五國立賢者一人爲方伯謂之五長以相統治欲以共獎帝室故也僖元

年公羊傳曰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方伯謂周禮九命作伯者也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方伯一州之長謂周禮八命作牧者也傳言五國立一人爲方伯直是五國之長耳與彼異也以其是當方之長故傳以方伯言之傳九州至分別

正義曰蹈爲有功之長言蹈履典法行之有功惟三苗頑凶不得就官謂舜分北三苗之時苗君有罪不得就其諸侯國君之官而被流於遠方也言九州五長各蹈爲有功則海內諸侯皆有功矣惟有三苗不得就官以見天下大治而惡者小耳頭則不得就官言善惡分別也

皋陶至惟明

正義曰此經史述爲文非帝言也史以禹成五服帝念禹功故因美皋陶言禹旣弼成五服故皋陶於其四方敬行九德考績之法有次敘也又於四方施其刑法惟明白也由禹有此大功故史重美之也

傳方四至美之

正義曰皋陶爲帝所任徧及天下故方爲四方也天下蹈行帝德水土旣治亦由刑治彰明若使水害不息皋陶法無所施若無皋陶以刑人亦未能奉法天下蹈行帝德二臣共有其功故史因帝歸功於禹兼記皋陶之功舜典與大禹謨已美皋陶故言重美之也傳言者績

之次敘者皋陶所言九德依德以考其功績亦是刑法之事故兼言也鄭云歸美於二臣則以此經爲帝語此文上無所由下無所結形勢非語辭也故傳以爲史因記之

夔曰至允諧

正義曰皋陶大禹爲帝設謀大聖納其昌言天下以之致治功成道洽禮備樂和史述夔言繼之於後夔曰在舜廟堂之上夏啟擊祝鳴球玉之磬擊搏拊鼓琴瑟以歌詠詩章樂音和協感致幽冥祖考之神來至矣虞之賓客丹朱者在於臣位與羣君諸侯以德相讓此堂上之樂所感深矣又於堂下吹竹管擊鼗鼓合樂用祝止

樂用敵吹笙擊鐘以次迭作鳥獸相率而舞其容踴踴然堂下之樂感亦深矣簫韶之樂作之九成以致鳳皇來而有容儀也夔又曰嗚呼歎舜樂之美我大擊其石磬小拊其石磬百獸相率而舞鳥獸感德如此眾正官長信皆和諧矣言舜政教平而樂音和君聖臣賢謀爲成功所致也

傳戛擊至明之

正義曰戛擊是作用之名非樂器也故以戛擊爲柷敵柷敵之狀經典無文漢初已來學者相傳皆云柷如漆桶中有椎柄動而擊其旁也敵狀如伏虎背上有刻戛之以爲聲也樂之初擊柷以作之樂之將末戛敵以止

之故云所以作止樂雙解之釋樂云所以鼓柷謂之止所以鼓敵謂之籟郭璞云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桐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也敵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鋸刻以木長一尺攔之籟者其名也是言擊柷之椎名爲止戛敵之木名爲籟戛卽攔也漢禮器制度及白虎通馬融鄭玄李巡其說皆爲然也惟郭璞爲詳據見作樂器而言之搏拊形如鼓以韋爲之實之以糠擊之以節樂漢初相傳爲然也釋器云球玉也鳴球謂擊球使鳴樂器惟磬用玉故球爲玉磬商頌云依我磬聲磬亦玉磬也鄭玄云磬懸也而以合掌上之樂玉磬和尊之也然則鄭以球玉之磬懸

于堂下尊之故進之使在上耳此舜廟堂之樂謂廟內
堂上之樂言祖考來格知在廟內下云下管知此在堂
上也馬融見其言祖考遂言此是舜除瞽瞍之喪祭宗
廟之樂亦不知舜父之喪在何時也但此論韶樂必在
卽政後耳此說樂音之和而云祖考來格者聖王先成
於人然後力於神言人悅其化神歆其祀禮備樂和所
以祖考來至明矣以祖考來至明樂之和諧也詩稱神
之格思不可度思而云祖考來至者王肅云祖考來至
者見其光輝也蓋如漢書郊祀志稱武帝郊祭天祠上
有美光也此經文次以祝敵是樂之始終故先言戛擊
其球與搏拊琴瑟皆當彈擊故使鳴冠於球上使下共

傳丹朱至有德
蒙之也鄭玄以戛擊鳴球三者皆總下樂操擊此四器也樂器惟敵當操耳四器不操鄭言非也

正義曰微子之命云作賓于王家詩頌微子之來謂之有客是王者之後爲時王所賓也故知虞賓謂丹朱爲王者後故稱賓也王者立二代之後而獨言丹朱者蓋高辛氏之後無文而言故惟指丹朱也王者之後尊於羣后故殊言在位羣后亦在位也後言德讓丹朱亦以德讓也故言與諸侯助祭年爵同者推先有德也二王之後並爲上公亦有與丹朱爵同故丹朱亦讓也丹朱之性下愚堯不能化此言有德者猶上云瞽亦允若暫

能然也

傳堂下至互見

正義曰經言下管知是堂下樂也。敵當戛之。祝當擊之。上言戛擊此言祝敵其事是一故云上下合止樂各有祝敵也。言堂下堂上合樂各以祝止樂各以敵也。上言作用此言器名兩相備也。上下皆有祝敵兩見其文明球絃鐘籥上下樂器不同各自更互見也。絃謂琴瑟鐘鏞也。籥管也。琴瑟在堂鐘籥在庭。上下之器各別不得兩見其名各自更互見之。依大射禮鐘磬在庭今鳴球於廟堂之上者。案郊特牲云歌者在堂上貴人聲也。左傳云歌鐘二肆則堂上有鐘明磬亦在堂上。故漢魏已來

登歌皆有鐘磬燕禮大射堂上無鐘磬者諸侯樂不備也

傳鏞大至踴踴然

正義曰釋樂云大鐘謂之鏞李巡曰大鐘音聲大鏞大也孫炎曰鏞深長之聲釋詁云閒代也孫炎曰閒廁之代也釋言云遞迭也李巡曰遞者更迭閒廁相代之義故閒爲迭也吹笙擊鐘更迭而作鳥獸化德相率而舞踴踴然下云百獸率舞知此踴踴然亦是舞也禮云凡行容惕惕大夫濟濟士踴踴是爲行動之貌故爲舞也傳韶舜至率舞

正義曰韶是舜樂經傳多矣但餘文不言簫簫乃樂器

非樂名簫是樂器之小者言簫見細器之備謂作樂之時小大之器皆備也釋鳥云鷗鳳其雌皇是此鳥雄曰鳳雌曰皇禮運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是鳳皇爲神靈之鳥也易漸卦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是儀爲有容儀也成謂樂曲成也鄭云成猶終也每曲一終必變更奏故經言九成傳言九奏周禮謂之九變其實一也言簫見細器之備備樂九奏而致鳳皇則其餘鳥獸不待九而率舞也尊者體盤靈瑞難致故九成之下始言鳳皇來儀鳥獸跄跄乃在上句傳據此文言鳥獸易來鳳皇難致故云鳥獸不待九也樂之作也依上下遞奏閒合而後曲成神物之來上下共致非堂上堂下別

有所感以祖考尊神配堂上之樂鳥獸賤物故配堂下之樂總上下之樂言九成致鳳尊異靈瑞故別言爾非堂上之樂獨致神來堂下之樂偏令獸舞也鄭玄注周禮具引此文乃云此其在於宗廟九奏効應也是言祖考來格百獸率舞皆是九奏之事也大司樂云凡六樂者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鄭玄云象物有象在天所謂四靈者彼謂天蜡之祭作樂以致其神此謂鳳皇身至故九奏也

傳尹正至太平

正義曰尹正釋言文眾正官之長謂每職之首周官所謂唐虞稽古建官惟百是也信皆和諧言職事修理也

上云祖考來格此言眾正官治言神人洽樂音和也此篇初說用臣之法末言樂音之和言其始於任賢立政以禮治成以樂所以得致太平解史錄夔言之意帝庸至往欽哉

正義曰帝旣得夔言用此庶尹允諧之政故乃作歌自戒將歌而先爲言曰人君奉正天命以臨下民惟當在於順時惟當在於慎微旣爲此言乃歌曰股肱之臣喜樂其事哉元首之君政化乃起哉百官事業乃得廣大哉言君之善政由臣也皋陶拜手稽首颺聲大言曰帝當念是言哉率領臣下爲起政治之事慎汝天子法度而敬其職事哉又當數自顧省己之成功而敬終之哉

乃續載帝歌曰會是元首之君能明哉則股肱之臣乃善哉眾事皆得安寧哉既言其美又戒其惡元首之君叢脞細碎哉則股肱之臣懈惰緩慢哉眾事悉皆墮廢哉言政之得失由君也帝拜而受之曰然然其所歌顯是也汝羣臣自今已往各敬其職事哉

傳用庶至慎微

正義曰此承夔言之下既得夔言而歌故知帝庸作歌者用庶尹允諧之政故作歌以自戒之安不忘危也勅是正齊之意故爲正也言夫台奉正天命以臨下民惟在順時不妨農務也惟在慎微不忽細事也鄭玄以爲戒臣孔以爲自戒者以正天之命是人君之事故也

傳元首至乃廣

正義曰釋詁云元良首也僖三十三年左傳稱狄人歸先軫之元則元與首各爲頭之別名此以元首共爲頭也君臣大體猶如一身故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謂樂行君之化君之治功乃起言無廢事業事業在於百官故眾功皆起百官之業乃廣也

傳憲法至其職

正義曰憲法釋詁文此言與事對上起哉天子率臣下爲起治之事言臣不能獨使起也

傳屢數至懈怠

正義曰釋詁云屢數疾也俱訓爲疾故屢爲數也顧省

傳正義五
汝成功謂已有成功令數顧省之敬終以善無懈怠也
恐其惰於已成功故以此爲戒

傳賡續至其義

正義曰詩云西有長賡毛傳亦以賡爲續是相傳有此
訓也鄭玄以載爲始孔以載爲成各以意訓耳帝歌歸
美股肱義未足者非君之明爲臣不能盡力空責臣功
是其義未足以此續成帝歌必先君後臣眾事乃安故
以此言成其義也

傳叢脞至申戒

正義曰孔以叢脞爲細碎無大略鄭以叢脞總聚小小
之事以亂大政皆是以意言耳君無大略則不能任賢

功不見知則臣皆懈惰萬事墮廢其功不成故又歌以
重戒也庶事萬事爲一同而文變耳

尚書正義卷五

尚書正義卷第六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敕書

夏書

禹貢第一

禹別至作貢

正義曰禹分別九州之界隨其所至之山刊除其木深其大川使得注海水害既除地復本性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貢賦之差史錄其事以爲禹貢之篇

傳分其圻界

正義曰詩傳云圻疆也分其疆界使有分限計九州之境當應舊定而云禹別者以堯遭洪水萬事改新此爲

作貢生文故言禹別耳

傳刊其木深其流

正義曰經言隨山刊木序以較略爲文直言隨山不云隨山爲何事故傳明之隨山刊其木也濬川深其流也隨山本爲濬川故連言之

傳任其至是功

正義曰九州之土物產各異任其土地所有以定貢賦之差旣任其所有亦因其肥瘠多少不同制爲差品鄭玄云任土謂定其肥瘠之所生是言用肥瘠多少爲差也賦者自上稅下之名謂治田出穀故經定其差等謂之厥賦貢者從下獻上之稱謂以所出之穀市其土地

所生異物獻其所有謂之厥貢雖以所賦之物爲貢用賦物不盡有也亦有全不用賦物直隨地所有采取以爲貢者此之所貢卽與周禮太宰九貢不殊但周禮分之爲九耳其賦與周禮九賦全異彼賦謂口率出錢不言作賦而云作貢者取下供上之義也諸序皆言作某篇此序不言作禹貢者以發首言禹句末言貢篇名足以顯矣百篇之序此類有三微子作誥父師少師不言作微子仲虺作誥不言作仲虺之誥與此篇皆爲理足而略之也又解篇在此之意此治水是堯末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得王天下以是治水之功故以爲夏書之首此篇史述時事非是應對言語當是水土旣治史

既錄此篇其初必在虞書之內蓋夏史抽入夏書或仲尼始退其第事不可知也

禹貢

正義曰此篇史述爲文發首奠高山大川言禹治九州之水水害既除定山川次秩與諸州爲引序自導岍至嶓冢條說所治之山言其首尾相及也自導弱水至導洛條說所治之水言其發源注海也自九州攸同至成賦中邦總言水土既平貢賦得常之事也錫土姓三句論天子於土地布行德教之事也自五百里甸服至二百里流總言四海之內量其遠近分爲五服之事也自東漸于海以下總結禹功成受錫之事也

傳禹制九州貢法

正義曰禹制貢法故以禹貢名篇貢獻之法其來久矣治水之後更復改新言此篇貢法是禹所制非禹始爲貢也

禹敷至大川

正義曰言禹分布治此九州之土其治之也隨行所至之山除木通道決流其水水土旣平乃定其高山大川謂定其次秩尊卑使知祀禮所視言禹治其山川使復常也

傳洪水至通道

正義曰詩傳云汎汎流也汎是水流之貌洪水流而汎

溢浸。壞民居。故禹分布治之。知者文十八年左傳云。舉八凱使主后土。則伯益之輩佐禹多矣。禹必身行九州。規謀設法。乃使佐己之人分布治之。於時平地盡爲流潦。鮮有陸行之路。故將欲治水。隨行山林。斬木通道。鄭云必隨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爲道。以望觀所當治者。則規其形而度其功焉。是言禹登山之意也。孟子曰。禹三過門不入其家門。猶三過之。則其餘所歷多矣。來而復往。非止一處。故言分布治之。

傳奠定至所視

正義曰。禮定器於地。通名爲奠。是奠爲定也。山之高者莫高於岳。川之大者莫大於瀆。故言高山五岳。謂嵩岱。

衡華恆也大川四瀆謂江河淮濟也此舉高大爲言卑
小亦定之矣舜典云望秩於山川故言定其差秩定其
大小次敘也定其祀禮所視謂王制所云五岳視三公
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往者洪水滔天山則爲水
所包川則水皆汎溢祭祀禮廢今始定之以見水土平
復舊制也經云荆岐旣旅蔡蒙旅平九山刊旅是次秩
旣定故旅祭之

冀州

正義曰九州之次以治爲先後以水性下流當從下而
泄故治水皆從下爲始冀州帝都於九州近北故首從
冀起而東南次兗而東南次青而南次徐而南次揚從

揚而西次荆從荆而北次豫從豫而西次梁從梁而北
次雍雍地最高故在後也自兗已下皆準地之形勢從
下向高從東向西青徐揚三州並爲東偏雍州高於豫
州豫州高於青徐雍豫之水從青徐而入海也梁高於
荆荆高於揚梁荆之水從揚而入海也兗州在冀州東
南冀兗二州之水各自東北入海也冀州之水不經兗
州以冀是帝都河爲大患故先從冀起而次治兗若使
冀州之水東入兗州水無去處治之無益雖是帝都不
得先也此經大體每州之始先言山川後言平地青州
梁州先山後川徐州雍州先川後山兗揚荆豫有川無
山揚豫不言平地冀州田賦之下始言恆衛旣從史以

大略爲文不爲例也每州之下言水路相通通向帝都之道言禹每州事了入朝以白帝也

傳堯所至於書

正義曰史傳皆云堯都平陽五子之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是冀州堯所都也諸州冀爲其先治水先從冀起爲諸州之首記其役功之法旣載者言先施貢賦役載於書也謂計人多少賦功配役載於書籍然後徵而用之以治水也冀州如此則餘州亦然故於此特記之也王肅云言已賦功屬役載於書籍傳意當然鄭云載之言事事謂作徒役也禹知所當治水又知用徒之數則書於策以告帝徵役而治之惟解載字爲異其意亦

同孔也

傳壺曰至而西

正義曰史記稱高祖入咸陽蕭何先收圖籍則秦焚詩書圖籍皆在孔君去漢初七八十年耳身爲武帝博士必當具見圖籍其山川所在必是驗實而知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當時疆界爲然也此於冀州之分言及雍州之山者從東循山治水而西故也鄭云於此言治梁及岐者蓋治水從下起以襄水害易也班固作漢書地理志據前漢郡縣言山川所在志云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應劭云已有南屈故稱北屈梁山在左馮翊夏陽縣西北岐山在右扶風美陽縣西北然則壺口西

至梁山梁山西至岐山從東而向西言之也經於壺口
之下言治者孔意蓋云欲見上下皆治也

傳高平至曰陽

正義曰太原原之大者漢書以爲郡名傳欲省文故云
高平曰太原今以爲郡名卽晉陽縣是也釋地云廣平
曰原高平曰陸孔以太原地高故言高平其地高而廣
也下文導山云壺口雷首至于太岳知此岳卽太岳也
屬河東郡在太原西南也地理志云河東彘縣東有霍
太山此彘縣周厲王所奔順帝改爲永安縣周禮職方
氏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卽此太岳是也山南見日故山
南曰陽此說循理平地言從太原至岳山之南故云岳

陽也

傳覃懷至衡漳

正義曰地理志河內郡有懷縣在河之北蓋覃懷二字
共爲一地故云近河地名衡卽古橫字漳水橫流入河
故云橫漳漳在懷北五百餘里從覃懷致功而北至橫
漳也地理志云清漳水出上黨沾縣大黿谷東北至渤海
阜城縣入河過郡五行千六百八十里此沾縣曰水
爲名志又云沾水出壺關志又云濁漳水出長子縣東
至鄴縣入清漳鄭玄亦云橫漳漳水橫流王肅云衡漳
二水名

傳無塊至而壞

正義曰九章算術穿地四爲壤五壤爲息土則壤是土和緩之名故云無塊曰壤此上本色爲然水去土復其性色白而壤雍州色黃而壤豫州直言壤不言其色蓋州內之土不純一色故不得言色也

傳賦謂至之賦

正義曰以文承厥土之下序云任土作貢又賦者稅斂之名往者洪水爲災民皆墊溺九州賦稅蓋亦不行水災旣除土復本性以作貢賦之差故云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謂稅穀以供天子鄭玄云此州入穀不貢是也因九州差爲九等上上是第一也交錯是閒雜之義故錯爲雜也顧氏云上上之下卽次上中故云雜出第

二之賦也孟子稱稅什一爲正輕之於堯舜爲大貊小貊重之於堯舜爲大桀小桀則此時亦什一稅俱什一而得爲九等差者人功有強弱收穫有多少傳以荊州田第八賦第三爲人功修也雍州田第一賦第六爲人功少也是據人功多少總計以定差此州以上上爲正而雜爲次等言出上上時多而上中時少也多者爲正少者爲雜故云第一此州言上上錯者少在正下故先言上上而後言錯豫州言錯上中者少在正上故先言錯而後言上中揚州云下上上錯不言錯下上者以本設九等分三品爲之上中下下上本是異品故變文言下上上錯也梁州云下中三錯者梁州之賦凡有三等

其出下中時多故以下中爲正上有下上下有下下三等雜出故言三錯足明雜有下上下下可知也此九等所較無多諸州相準爲等級耳此計大率所得非上科定也但治水據田責其什一隨土豐瘠是上之任土而下所獻自有差降卽以差等爲上之定賦也然一升一降不可常同冀州自出第二與豫州同時則無第一之賦豫州與冀州第一同時則無第二之賦或容如此事不可恆鄭玄云賦之差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下下出一夫稅通率九州一井稅五夫如鄭此言上上出稅九倍多於下下鄭詩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若上上一井稅一夫則下下九井乃出一夫稅太少矣若下下井稅

一夫則上上全入官矣豈容輕重頓至是乎

傳田之至第五

正義曰鄭玄云田著高下之等者當爲水害備也則鄭謂地形高下爲九等也王肅云言其土地各有肥瘠則肅定其肥瘠以爲九等也如鄭之義高處地瘠出物既少不得爲上如肅之義肥處地下水害所傷出物既少不得爲上故孔云高下肥瘠共相參對以爲九等上言敷土此言厥田田土異者鄭玄云地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物者曰土據人功作力競得而田之則爲之田田土異名義當然也

傳二水至耕作

正義曰二水汎溢漫流已治從其故道故今已可耕作也青州濰淄其道與此恆衛旣從同是從故道也荊州雲土夢作又與此大陸旣作同是水治可耕作也其文不同史異辭耳無義例也壺口與雍州之山連文故傳言壺口在冀州此無所嫌故不言在冀州以下皆如此也地理志云恆水出常山上曲陽縣東入滏水衛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北入滹沱大陸在鉅鹿縣北釋地十藪云晉有大陸孫炎等皆云今鉅鹿縣北廣河澤也郭璞云廣河猶大陸以地名言之近爲是也春秋魏獻子畋于大陸焚焉還卒于甯杜氏春秋說云嫌鉅鹿絕遠以爲汲郡修武縣吳澤也甯卽修武也然此二澤相去甚

尚正學六
遠所以得爲大陸者以爾雅廣平曰陸但廣而平者則
名大陸故異所而同名焉然此二澤地形卑下得以廣
平爲陸者澤雖卑下旁帶廣平之地故統名焉故大陸
澤名廣河以旁近大陸故也

傳海曲至害除

正義曰孔讀鳥爲島島是海中之山九章算術所云海
島邈絕不可踐量是也傳云海曲謂之島謂其海曲有
山夷居其上此居島之夷常衣鳥獸之皮爲遭洪水衣
食不足今還得衣其皮服以明水害除也鄭玄云鳥夷
東方之民搏食鳥獸者也王肅云鳥夷東北夷國名也
與孔不同

傳碣石至餘州

正義曰地理志云碣石山在北平驪城縣西南是碣石
爲海畔山也鄭云戰國策碣石在九門縣今屬常山郡
蓋別有碣石與此名同今驗九門無此山也下文導河
入于海傳云入於渤海渤海之郡當以此海爲名計渤
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河入海處遠在碣石之南禹行
碣石不得入於河也蓋遠行通水之處北盡冀州之境
然後南迴入河而逆上也夾右者孔云夾行此山之右
則行碣石山西南行入河在碣石之右故云夾右也顧
氏亦云山西曰右鄭玄云禹由碣石山西北行盡冀州
之境還從山東南行入河鄭以北行則東爲右南行西

爲右故夾山兩旁山常居右與孔異也梁州傳云浮東渡河而還帝都白所治也則入河逆上爲還都白所治也禹之治水必每州巡行度其形勢計其人功施設規模指授方略令人分布並作還都白帝所知於時帝都近河故於每州之下皆言浮水達河記禹還都之道也冀兗徐荆豫梁雍州各自言河惟青揚二州不言河耳兗州云浮于濟漯達于河故青州直云達于濟徐州云浮于淮泗達于河故揚州云達于淮泗皆記禹入河之道也王肅云凡每州之下說諸治水者禹功主於治水故詳記其所治之州往還所乘涉之水名肅惟不言還都白帝亦謂爲治水故浮水也鄭玄以爲治水旣畢更

復行之觀地肥瘠定貢賦上下其意與孔異也八州皆
言境界而此獨無故解之此州帝都不說境界以餘州
所至則可知也兗州云濟河自東河以東也豫州云荆
河自南河以南也雍州云西河自西河以西也明東河
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是冀州之境也馬鄭皆云冀
州不書其界者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文既局以州名
復何以見其廣大是妄說也又解餘州先田後賦此州
先賦後田亦如境界殊於餘州也言殊者當爲田賦以
收穫爲差田以肥瘠爲等若田在賦上則賦宜從田田
美則宜賦重無以見人功修否故令賦先於田也以見
賦由人功此州旣見此理餘州從而可知皆令賦在田

下欲見賦從田出爲此故殊於餘州也鄭玄云此州入穀不貢下云五百里甸服傳云爲天子服治田是田入穀故不獻貢篚差異於餘州也甸服止方千里冀之北土境界甚遙遠都之國必有貢篚舉大略而言也

兗州

傳東南至距河

正義曰此下八州發首言山川者皆謂境界所及也據謂跨之距至也濟河之間相去路近兗州之境跨濟而過東南越濟水西北至東河也李巡注爾雅解州名云兩河閒其氣清性相近故曰冀冀近也濟河閒其氣專質體性信謙故云兗兗信也淮海閒其氣寬舒稟性安

徐故曰徐徐舒也江南其氣燥勁厥性輕揚故曰揚揚
輕也荆州其氣燥剛稟性彊梁故曰荆荆疆也河南其
性安舒厥性寬豫故曰豫豫舒也河西其氣敞壅受性
急凶故云雍雍壅也爾雅九州無梁青故李巡不釋所
言未必得其本也

傳河水至北是

正義曰河自大陸之北敷爲九河謂大陸在冀州嫌九
河亦在冀州故云在此州界也河從大陸東畔北行而
東北入海冀州之東境至河之西畔水分大河東爲九
道故知在兗州界平原以北是也釋水載九河之名云
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絮鉤盤鬲津李巡曰徒駭

禹疏九河以徒眾起故云徒駭太史禹大使徒眾通其
水道故曰太史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覆釜
水中多渚往往而處形如覆釜胡蘇其水下流故曰胡
蘇胡下也蘇流也簡大也河水深而大也絜言河水多
山石治之苦絜絜苦也鉤盤言河水曲如鉤屈折如盤
也鬲津河水狹小可鬲以爲津也孫炎曰徒駭禹疏九
河用功雖廣眾懼不成故曰徒駭胡蘇水流多散胡蘇
然其餘同李巡郭璞云徒駭今在成平東光縣今有胡
蘇亭覆釜之名同李巡餘名皆云其義未詳計禹陳九
河云復其故道則名應先有不宜徒駭太史因禹立名
此郭氏所以未詳也或九河雖舊有名至禹治水更別

立名卽爾雅所云是也漢書溝洫志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閒相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也許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不復知也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旣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絜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其河填塞時有故道鄭玄云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河今河閒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

填闕入流以自廣鄭玄蓋據此文爲齊桓公塞之也言
闕入流拓境則塞其東流八枝并使歸於徒駭也

傳雷夏至此澤

正義曰洪水之時高原亦水澤不爲澤雷夏旣澤高地
水盡此復爲澤也於澤之下言澗沮會同謂二水會合
而同入此澤也地理志云雷澤在濟陰城陽縣西北
桑土至宅土

正義曰宜桑之土旣得桑養蠶矣洪水之時民居正土
於是得下正陵居平土矣

傳地高至桑蠶

正義曰釋正云非人爲之正孫炎曰地性自然也是地

高曰正也降正宅土與既蠶連文知下正居平土就桑蠶也計下正居士諸處皆然獨於此州言之者鄭玄云此州寡於山而夾川兩大流之閒遭洪水其民尤困水害既除於是下正居士以其免於厄尤喜故記之傳繇茂條長也

正義曰繇是茂之貌條是長之體言草茂而木長也九州惟此州與徐揚三州言草木者三州偏宜之也宜草木則地美矣而田非上者爲土下溼故也

傳真正至相當

正義曰周易象象皆以貞爲正也諸州賦無下下貞卽下下爲第九也此州治水最在後畢州爲第九成功其

賦亦爲第九列賦於九州之差與第九州相當故變文爲貞見此意也

傳治水至州同

正義曰作者役功作務謂治水也治水十三年乃有賦法始得貢賦與他州同也他州十二年此州十三年比於他州最在後也堯典言鯀治水九載績用不成然後堯命得舜舜乃舉禹治水三載功成堯卽禪舜此言十三載者并鯀九載數之祭法云禹能修鯀之功明鯀已加功而禹因之也此言十三載者記其治水之年言其水害除耳非言十三年內皆是禹之治水施功也馬融曰禹治水三年八州平故堯以爲功而禪舜是十二年

而八州平十三年而兖州平兖州平在舜受終之年也
傳地宜至貢焉

正義曰任土作貢此州貢漆知地宜漆林也周禮載師
云漆林之征故以漆林言之綺是織繒之有文者是綾
錦之別名故云錦綺之屬皆是織而有文者也篚是入
貢之時盛在於篚故云盛之篚篚而貢焉鄭玄云貢者
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其實於篚者入於女功故以貢篚
別之歷檢篚之所盛皆供衣服之用入於女功如鄭言
矣屨絲中琴瑟之絃亦是女功所爲也織貝鄭玄以爲
織如貝文傳謂織爲細紵貝爲水物則貝非服飾所須
蓋恐其損缺故以篚篚盛之也諸州無厥篚者其諸州

無入筐之物故不貢也漢世陳留襄邑縣置服官使制
作衣服是兗州綾錦美也

傳順流至曰達

正義曰地理志云漯水出東郡東武陽縣至樂安千乘
縣入海過郡三行千二十里其濟則下文具矣是濟漯
爲二水名也言因水入水曰達當謂從水入水不須舍
舟而陸行也揚州云沿于江海達于淮泗傳云沿江入
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是言水路相通得乘舟經達也
案青州云浮于汶達于濟經言濟會于汶浮汶得達濟
也此云浮于濟漯達于河從漯入濟自濟入河徐州云
浮于淮泗達于河蓋以徐州北接青州旣浮淮泗當浮

汶入濟以達于河也

青州

傳東北至距岱

正義曰海非可越而言據者東萊東境之縣浮海入海
曲之間青州之境非至海畔而已故言據也漢未有公
孫度者竊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越海收東萊諸郡堯
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也舜為十二州分青州為營
州營州即遼東也

傳嶠夷至故道

正義曰嶠夷地名即堯典宅嶠夷是也嶠夷萊夷和夷
為地名淮夷為水名島夷為狄名皆觀文為說也略是

簡易之義故用功少爲略也地理志云濰水出琅邪箕
屋山北至都昌縣入海過郡三行五百二十里淄水出
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至千乘博昌縣入海

傳濱涯至斥鹵

正義曰濱涯常訓也說文云鹵鹹地也東方謂之斥西
方謂之鹵海畔迴闊地皆斥鹵故云廣斥言水害除復
舊性也

傳畎谷至貢之

正義曰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谷是兩山之閒
流水之道畎言畎去水故言谷也怪石奇怪之石故云
好石似玉也臬麻也鉛錫也岱山之谷有此五物美於

他方所有故貢之也

傳麋桑至瑟弦

正義曰釋木云麋桑山桑郭璞曰柘屬也麋絲是蠶食

麋桑所得絲韋中琴瑟弦也

浮于汶

正義曰地理志云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

也

徐州

傳二水至種藝

正義曰又訓治也故云二水已治地理志云沂水出泰

山蓋縣臨樂子山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五行六百里淮

何正義六
出桐柏山發源遠矣於此州言之者淮水至此而大爲
害尤甚喜得其治故於此記之地理志云蒙山在泰山
蒙陰縣西南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詩云藝之荏菹故
藝爲種也

傳大野至可耕

正義曰地理志云大野澤在山陽鉅野縣北鉅卽大也
檀弓云汚其宮而豬焉又澤名孟豬停水處也故云水
所停曰豬往前漫溢今得豬水爲澤也東原卽今之東
平郡也致功而地平言其可耕也

傳土黏至叢生

正義曰馘埴音義同考工記用工爲瓦謂之搏埴之工

是埴謂黏土故土黏曰埴易漸卦彖云漸進也釋言云
苞稹也孫炎曰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稹郭璞曰今人
呼叢緻者爲稹漸苞謂長進叢生言其美也

傳王者至四方

正義曰傳解貢土之意王者封五色土以爲社若封建
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歸國立社其上燾以黃
土燾覆也四方各依其方色皆以黃土覆之其割土與
之時苴以白茅用白茅裹土與之必用白茅者取其絜
清也易稱藉用白茅茅色白而絜美韓詩外傳云天子
社廣五丈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
將封諸侯各取其方色土苴以白茅以爲社明有土謹

敬絜清也蔡邕獨斷云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爲壇皇子
封爲王者授之大社之土以所封之方色苴以白茅使
之歸國以立社謂之茅社是必古書有此說故先儒之
言皆同也

傳夏翟至琴瑟

正義曰釋鳥云翟山雉此言夏翟則夏翟共爲雉名周
禮立夏采之官取此名也周禮司常云全羽爲旒析羽
爲旌用此羽爲之故云羽中旌旒也地理志云東海下
邳縣西有葛嶧山卽此山也

傳泗水至美魚

正義曰泗水旁山而過石爲泗水之涯石在水旁水中

見石似若水上浮然此石可以爲磬故謂之浮磬也貢石而言磬者此石宜爲磬猶如砥礪然也蠙是蚌之別名此蠙出珠遂以蠙爲珠名蠙之與魚皆是水物而以淮夷冠之知淮夷是二水之名淮卽四瀆之淮也夷蓋小水後來竭涸不復有其處耳王肅亦以淮夷爲水名鄭玄以爲淮水之上夷民獻此珠與魚也地理志泗水出濟陰乘氏縣東南至臨淮睢陵縣入淮行千一百一十里也

傳玄黑至當細

正義曰篚之所盛例是衣服之用此單言玄玄必有質玄是黑色之別名故知玄是黑繒也史記稱高祖爲義

帝發喪諸侯皆縞素是縞爲白繒也

揚州

傳彭蠡至此澤

正義曰彭蠡是江漢合處下云導漾水南入于江東匯爲彭蠡是也日之行也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雁之屬九月而南正月而北左思蜀都賦所云木落南翔冰泮北徂是也日陽也此鳥南北與日進退隨陽之鳥故稱陽鳥冬月所居於此彭蠡之澤也

傳震澤至震澤

正義曰地理志云會稽吳縣故周泰伯所封國也具區在西古文以爲震澤是吳南大湖名蓋縣治居澤之東

北故孔傳言南志言西大澤畜水南方名之曰湖三江
既入此湖也治水致功令江入此澤故致定爲震澤也
下傳云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遂爲北江而入海是
孔意江從彭蠡而分爲三又共入震澤從震澤復分爲
三乃入海鄭云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其意言
三江既入入海耳不入震澤也又案周禮職方揚州藪
曰具區浸曰五湖五湖卽震澤若如志云具區卽震澤
則浸藪爲一案餘州浸藪皆異而揚州同者蓋揚州浸
藪同處論其水謂之浸指其澤謂之藪

傳篠竹箭簞大竹

正義曰釋草云篠竹箭郭璞云別二名也又云簞竹李

尚正義六
巡曰竹節相去一丈曰簞孫炎曰竹闊節者曰簞郭璞
云竹別名是篠爲小竹簞爲大竹

傳少長曰天喬高也

正義曰天是少長之貌詩曰桃之夭夭是也喬高釋詁
文詩曰南有喬木是也

傳金銀銅也

正義曰金旣總名而云三品黃金以下惟有白銀與銅
耳故爲金銀銅也釋器云黃金謂之盪其美者謂之鏐
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郭璞曰此皆道金銀之別
名及其美者也鏐卽紫磨金也鄭玄以爲金三品者銅
三色也

傳瑤琨皆美玉

正義曰美石似玉者也玉石其質相類美惡別名也王肅云瑤琨美石次玉者也

傳齒象至豫章

正義曰詩云元龜象齒知齒是象牙也說文云齒口斷骨也牙壯齒也隱五年左傳云齒牙骨角牙齒小別統而名之齒亦牙也考工記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宣二年左傳云犀兕尙多棄甲則是甲之所用犀革爲上革之所美莫過於犀知革是犀皮也說文云獸皮治去其毛爲革革與皮去毛爲異耳說文云羽鳥長毛也知羽是鳥羽南方之鳥孔雀翡翠之屬其羽可以爲飾故貢

尚正書六
之也說文云犛西南夷長旄牛也此犛牛之尾可爲旄
旗之飾經傳通謂之旄牧誓云右秉白旄詩云建旄設
旄皆謂此牛之尾故知毛是旄牛尾也直云惟木不言
木名故言榎梓豫章此三者是揚州美木故傳舉以言
之所貢之木不止於此

傳南海至葛越

正義曰上傳海曲謂之島知此島夷是南海島上之夷
也釋草云卉草舍人曰凡百草一名卉知卉服是草服
葛越也葛越南方布名用葛爲之左思吳都賦云蕉葛
升越弱於羅紈是也冀州云島夷皮服是夷自服皮皮
非所貢也此言島夷卉服亦非所貢也此與萊夷作牧

並在貢篚之間古史立文不次也鄭玄云此州下溼故
衣草服貢其服者以給天子之官與孔異也

傳織細至水物

正義曰傳以貝非織物而云織貝則貝織異物織是織
而爲之揚州紵之所出此物又以篚盛之爲衣服之用
知是細紵謂細紵布也釋魚之篇貝有居陸居水此州
下溼故云水物釋魚有玄貝貽貝餘貶黃白文餘泉白
黃文當貢此有文之貝以爲器物之飾也鄭玄云貝錦
名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凡爲織者先染其絲乃織
之則文成矣禮記曰士不衣織與孔異也

傳小曰至不常

正義曰橘柚二果其種本別以實相比則枳大橘小故云小曰橘大曰柚猶詩傳云大曰鴻小曰雁亦別種也此物必須裹送故云其所包裹而送之以須之有時故待錫命乃貢言不常也文在篚下以不常故耳荊州納錫大龜豫州錫貢磬錯皆爲非常並在篚下荊州言包傳云橘柚也文在篚上者荊州橘柚爲善以其常貢此州則不常也王肅云橘與柚錫其命而後貢之不常入當繼荊州乏無也鄭云有錫則貢之此州有錫而貢之或時無則不貢錫所以柔金也周禮考工記云攻金之工掌執金錫之齊故也

傳順流至入泗

正義曰文十年左傳云沿漢沂江沂是逆沿是順故順
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順也自海入淮自淮入泗逆也
荊州

傳北據至之陽

正義曰此州北界至荆山之北故言據也南及衡山之
陽其境過衡山也以衡是大山其南無復有名山大川
可以爲記故言陽見其南至山南也

傳二水至宗尊也

正義曰周禮大宗伯諸侯見天子之禮春見曰朝夏見
曰宗鄭云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也宗尊也欲其尊王
也朝宗是人事之名水無性識非有此義以海水大而

江漢小以小就大似諸侯歸於天子假人事而言之也
詩云沔彼流水朝宗於海毛傳云水猶有所朝宗朝宗
是假人事而言水也老子云滄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
以其下之是百川以海爲宗鄭云江水漢水其流遄疾
又合爲一共赴海也猶諸侯之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
荆楚之域國有道則後服國無道則先彊故記其水之
義以著人臣之禮

傳江於至之中

正義曰傳以江是此水大名九江謂大江分而爲九猶
大河分爲九河故言江於此州之界分爲九道訓孔爲
甚殷爲中言甚得地勢之中也鄭云殷猶多也九江從

山谿所出其孔眾多言治之難也地理志九江在今廬江潯陽縣南皆東合爲大江如鄭此意九江各自別源其源非大江也下流合於大江耳然則江以南水無大小俗人皆呼爲江或從江分出或從外合來故孔鄭各爲別解應劭注地理志云江自潯陽分爲九道符於孔說潯陽記有九江之名一曰烏江二曰蟬江三曰烏白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箇江雖名起近代義或當然

傳沱江至故道

正義曰下文岷山導江東別爲沱是沱爲江之別名也經無潛之本源故直云水名釋水云水自江出爲沱漢

爲潛鄭注此旣引爾雅乃云今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其尾入江耳首不於江出也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蓋此所謂沱也潛則未聞象類此解荊州之沱潛發源此州若如鄭言此水南流不入荊州界非此潛也此下梁州注云二水亦謂自江漢出者地理志在今蜀郡郫縣江沱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其尾入江漢耳首不於此出江源有鄴江首出江南至犍爲武陽又入江豈沱之類與潛蓋漢西出嶓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行二千七百六十里此解梁州之沱潛也郭璞爾雅音義云沱水自蜀郡都水縣掬山與江別而更流璞又云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入大穴中通峒

山下西南潛出一名沔水舊俗云卽禹貢潛也郭璞此言亦解梁州沱潛與鄭又異然地理志及鄭皆以荆梁二州各有沱潛又郭氏所解沱潛惟據梁州不言荆州之沱潛而孔梁州注云沱潛發源此州入荆州以二州沱潛爲一者然彼州山水古今不可移易孔爲武帝博士地理志無容不知蓋以水從江漢出者皆曰沱潛但地勢西高東下雖於梁州合流還從荆州分出猶如濟水入河還從河出故孔舉大略爲發源梁州耳

傳雲夢至之治

正義曰昭三年左傳楚子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是雲夢之澤在江南也地理志南郡華容縣南有雲夢澤杜

預云南郡枝江縣西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亦有雲夢
或曰南郡華容縣東南有巴丘湖江南之夢雲夢一澤
而每處有名者司馬相如子虛賦云雲夢者方八九百
里則此澤跨江南北每處名存焉定四年左傳稱楚昭
王寢于雲中則此澤亦得單稱雲單稱夢經之土字在
二字之間蓋史文兼上下也此澤既大其內有平土有
高丘水去可爲耕作畝畝之治

傳土所至州同

正義曰與揚州同而揚州先齒革此州先羽毛者蓋以
善者爲先由此而言之諸州貢物多種其次第皆以當
州貴者爲先也

傳榦柘至曰栝

正義曰榦爲弓榦考工記云弓人取榦之道也以柘爲上知此榦是柘也釋木云栝柏葉松身陸機毛詩義疏云椀檇漆相似如一則椀似檇漆也椀栝柏皆木名也以其所施多矣柘木惟用爲弓榦弓榦莫若柘木故舉其用也

傳砥細至朱類

正義曰砥以細密爲名礪以麤糲爲稱故砥細於礪皆磨石也鄭云礪磨刀刃石也精者曰砥魯語曰肅慎氏貢楛矢石砮賈逵云砮矢鏃之石也故曰砮石中矢鏃丹者丹砂故云朱類王肅云丹可以爲采

傳籥箛至稱善

正義曰籥箛美竹當時之名猶然鄭云籥箛聆風也竹有二名或大小異也籥箛是兩種竹也肅慎氏貢楛矢知楛中矢榦三物皆出雲夢之澤當時驗之猶然經言三邦底貢知近澤三國致此貢也文續厥名則其物特有美名故云其名天下稱善鄭玄以厥名下屬包匭菁茅

傳橘柚

正義曰包下言匭菁茅說文云匭受物之器象形也凡匭之屬皆從匭匭匣之字皆從匭匭亦從匭故匭是匣也菁茅旣以匭盛非所包之物明包必有裹也此州所

出與揚州同揚州厥包橘柚知此包是橘柚也王肅云揚州厥包橘柚從省而可知也

傳匭匣至縮酒

正義曰匣是匱之別名匱之小者菁茅所盛不須大匱故用匣也周禮醢人有菁菹鹿麇故知菁以爲菹鄭云菁萁菁也萁菁處處皆有而令此州貢者蓋以其味善也僖四年左傳齊桓公責楚云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是茅以縮酒也郊特牲云縮酒用茅明酌也鄭注云以茅縮酒也周禮甸師云祭祀貢蕭茅鄭興云蕭字或爲萁萁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酒沃其上酒滲下若神飲之故謂之縮杜預解左傳用鄭興之說未

尚正義六
知誰同孔旨特令此州貢茅茅當異於諸處杜預云茅
之爲異未審也或云茅有三脊案史記齊桓公欲封禪
管仲覩其不可窮以辭因設以無然之事云古之封禪
江淮之閒三脊茅以爲藉此乃懼桓公耳非荊州所有
也鄭玄以菁茅爲一物匭猶纏結也菁茅之有毛刺者
重之故旣包裹而又纏結也

傳此州至綬類

正義曰釋器云三染謂之纁李巡云三染其色已成爲
絳纁絳一名也考工記云三入爲纁五入爲緹七入爲
緇鄭云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緹又再染
以黑則爲緇玄色在緹緇之閒其六入者是染玄纁之

法也此州染玄纁色善故令貢之說文云璣珠不圓者故爲珠類玉藻說佩玉所懸者皆云組綬是組綬相類之物也

傳尺二至納之

正義曰史記龜策傳云龜千歲滿尺二寸漢書食貨志云元龜距髯長尺二寸故以尺二寸爲大龜冠以九江知出九江水中也文在筐下而言納錫是言龜不常用故錫命乃納之言此龜錫命乃貢之也

浮于江沱潛漢

正義曰浮此四水乃得至洛本或潛下有于誤耳

豫州

傳伊出至入河

正義曰地理志云伊水出弘農盧氏縣東熊耳山東北入洛洛水出弘農上洛縣冢領山東北至鞏縣入河漣水出河南穀城縣潛亭北東南入洛澗水出弘農新安縣東南入洛志與傳異者熊耳山在陸渾縣西冢領山在上洛縣境之內沔池在新安縣西穀城潛亭北此卽是河南境內之北山也志詳而傳略所據小異耳伊澗澗三水入洛合流而入河言其不復爲害也

傳滎澤至遏豬

正義曰沈水入河而溢爲滎滎是澤名洪水之時此澤水大動成波浪此澤其時波水已成遏豬言壅遏而爲

豬畜水而成澤不濫溢也鄭云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澤在其縣東言在滎澤縣之東也馬鄭王本皆作滎播謂此澤名滎播春秋閔二年衛侯及狄人戰于滎澤不名播也鄭玄謂衛狄戰在此地杜預云此滎澤當在河北以衛敗方始渡河戰處必在河北蓋此澤跨河南北多而得名耳

傳荷澤至被之

正義曰地理志山陽郡有胡陵縣不言其縣有荷澤也又云荷澤在濟陰定陶縣東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以今地驗之則胡陵在睢陽之東定陶在睢陽之北其水皆不流溢東北被孟豬也然郡縣之名隨代變易

之胡陵當在睢陽之西北故得東出被孟豬也於此作
孟豬左傳爾雅作孟諸周禮作望諸聲轉字異正是一
地也

傳纊細絲

正義曰禮喪大記候死者屬纊以俟絕氣卽纊是新絲
耳纖是細故言細絲

傳治玉至磬錯

正義曰詩云佗山之石可以攻玉又曰可以爲錯磬有
以玉爲之者故云治玉石曰錯謂治磬錯也

梁州

傳東據至黑水

正義曰周禮職方氏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在豫州界內
此梁州之境東據華山之南不得其山故言陽也此山
之西雍州之境也

傳岷山至荊州

正義曰漢制縣有羌夷曰道地理志云蜀郡有湔道岷
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也隴西郡西縣嶓冢山西漢水
所出是二者皆山名也沱出于江潛出于漢二水發源
此州而入荊州故荊州亦云沱潛既道

傳蔡蒙至可藝

正義曰地理志云蒙山在蜀郡青衣縣應劭云順帝改
曰漢嘉縣蔡山不知所在論語云季民旅於泰山是祭

何止義六
山曰旅也平者言其治水畢猶上旣藝也和夷平地之名致功可藝藝與平互言耳

傳色青黑而沃壤

正義曰孔以黎爲黑故云色青黑其地沃壤言其美也王肅曰青黑色黎小疏也

傳田第至三等

正義曰傳以旣言下中復云三錯舉下中第八爲正上下取一故雜出第七第九與第八爲三也鄭云三錯者此州之地有當出下之賦者少耳又有當出下上中下者差復益少與孔異也

傳璆玉至剛鐵

正義曰釋器云璆琳玉也郭璞云璆琳美玉之別名鏤者可以刻鏤故爲剛鐵也

傳貢四至金罽

正義曰與織皮連文必不貢生獸故云貢四獸之皮釋言云罽罽也舍人曰罽謂毛罽也胡人續羊毛作衣孫炎曰毛罽爲罽織毛而言皮者毛附於皮故以皮表毛耳

傳西傾至曰沔

正義曰下文導山有西傾知是山名也地理志云西傾在隴西臨洮縣西南西傾在雍州自西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浮於潛水也地理志云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

行羌中入南海則初發西傾未有水也不知南行幾里得桓水也下傳云泉始出山爲漾水東南流爲沔水至漢中東行爲漢水是漢上曰沔

傳越沔至曰亂

正義曰計沔在渭南五百餘里故越沔陸行而北入渭渭水入河故浮渭而東帝都在河之東故渡河陸行而還帝都也以每州之下言入河之事河近帝都知是還都白所治也正絕流曰亂釋水文孫炎曰橫渡也

雍州

傳西距至州西

正義曰禹治豫州乃次梁州自東向西故言梁州之境

先以華陽而後黑水從梁適雍自南向北故先黑水而後西河計雍州之境被荒服之外東不越河而西踰黑水王肅云西據黑水東距西河所言得其實也徧檢孔本皆云西距黑水東據河必是誤也又河在雍州之東而謂之西河者龍門之河在冀州西界故謂之西河王制云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是河相對而爲東西也

傳導之至合黎

正義曰諸水言旣導此言旣西由地勢不同導之使西流也鄭云眾水皆東此水獨西故記其西下也傳屬逮至於渭

正義曰屬謂相連屬故訓爲逮逮及也言水相及詩毛傳云納水涯也鄭云納之言內也蓋以人皆南面望水則北爲納也且涇水南入渭而名爲渭納知水北曰納言治涇水使之入渭亦是從故道也地理志云涇水出安定涇陽縣西峴頭山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行千六百里

傳漆沮至於渭

正義曰詩云自土沮漆毛傳云沮水漆水也則漆沮本爲二水地理志云漆水出扶風漆縣西關駟十三州志云漆水出漆縣西北岐山東入渭沮則不知所出蓋東入渭時已與漆合渭發源遠以渭爲主上云涇屬渭是

矣故此言漆沮旣從已從於渭澧水所同亦同於渭以
渭爲主故也地理志澧水出扶風鄠縣東南北過上林
苑入渭也

傳已旅至之荆

正義曰洪水之時祭祀禮廢已旅祭而言治功畢治水
從下自東而西先荆後岐荆在岐東嫌與上荆爲一故
云非荆州之荆也地理志云禹貢北條荆山在馮翊懷
德縣南南條荆山在南郡臨沮縣北彼是荆州之荆也
傳三山至相望

正義曰以荆岐單名此山復名故辯之云三山名也至
於爲首尾之辭故言相望也三山空舉山名不言治意

蒙上旣旅之文也地理志云扶風武功縣有太一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惇物皆在縣東

傳下溼至致功

正義曰下溼曰隰釋地文地理志云豬野澤在武威縣東北有休屠澤古文以爲豬野澤鄭玄以爲詩云度其隰原卽此原隰是也原隰幽地從此致功西至豬野之澤也

傳西裔至之功

正義曰左傳稱舜去四凶投之四裔舜典云竄三苗於三危是三危爲西裔之山也其山必是西裔未知山之所在地理志杜林以爲燉煌郡卽古瓜州也昭九年左

傳云先王居禱杻于四裔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杜預云允姓之祖與三苗俱放於三危瓜州今燉煌也鄭玄引地記書云三危之山在鳥鼠之西南當岷山則在積石之西南地記乃妄書其言未必可信要知三危之山必在河之南也禹治水未已竄三苗水災旣除彼得安定故云三危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大有次敘記此事以美禹治之功也

傳田第一至功少

正義曰此與荊州賦田升降皆較六等荊州升之極故云人功修此州降之極故云人功少其餘相較少者從此可知也王制云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

何正義六
邑民居必參相得也則民當相準而得有人功修人功少者記言初置邑者可以量之而州境闊遠民居先定新遭洪水存亡不同故地勢有美惡人功有多少治水之後卽爲此差在後隨人少多必得更立其等此非永定也

傳球琳至似珠

正義曰釋地云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焉說者皆云球琳美玉名琅玕石而似珠者必相傳驗實有此言也

傳積石至西界

正義曰地理志云積石山在金城河關縣西南羌中河

行塞外東北入塞內積石非河之源故云河所經也河從西來至此北流故禹沿河順流而北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故千里而東千里而南至于龍門西河也地理志云龍門山在馮翊夏陽縣北此山當河之道禹鑿以通河東郡之西界也禹至此渡河而還都白帝也沿或誤爲治此說禹行不說治水也

傳逆流至西上

正義曰會合也人行逆流而水相向故逆流曰會從河入渭自渭北涯逆水西上言禹白帝訖從此而西上更入雍州界也諸州之末惟言還都之道此州事終言發都更去明諸州皆然也

傳織皮至戎狄也

正義曰四國皆衣皮毛故以織皮冠之傳言織皮毛布有此四國崑崙也析支也渠也搜也四國皆是戎狄也未以西戎總之此戎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牧誓云武王伐紂有羌髳從之此是羌髳之屬禹皆就次敘美禹之功遠及戎狄故記之也鄭玄云衣皮之民居此崑崙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王肅云崑崙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西西戎西域也王肅不言渠搜鄭併渠搜爲一孔傳不明或亦以渠搜爲一通西戎爲四也鄭以崑崙爲山謂別有崑崙之山非河所出者也所以孔意或是地名國號不必爲山也

導岍及岐

正義曰上文每州說其治水登山從下而上州境隔絕未得徑通今更從上而下條說所治之山本以通水舉其山相連屬言此山之旁所有水害皆治訖也因冀州在北故自北爲始從此導岍至敷淺原舊說以爲三條地理志云禹貢北條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南條荆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是舊有三條之說也故馬融王肅皆爲三條導岍北條西傾中條蟠冢南條鄭玄以爲四列導岍爲陰列西傾爲次陰列蟠冢爲次陽列岷山爲正陽列鄭玄勅爲此說孔亦當爲三條也岍與蟠冢言導西傾不言導者史文有詳略以可知故省文也

傳更理至雍州

正義曰荆岐上已具矣而此復言之以山勢相連而州境隔絕更從上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總解此下導山水之意也其實通水而文稱導山者導山本爲治水故以導山名之地理志云吳岳在扶風岍縣西古文以爲岍山岐山在美陽縣西北荆山在懷德縣三山皆在雍州

傳此謂至西河

正義曰逾于河謂山逾之也此處山勢相望越河而東故云此謂龍門西河言此處山不絕從此而渡河也

傳三山至黨西

正義曰地理志云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雷首在河東蒲阪縣南太岳在河東彘縣東是三山在冀州以大岳東近上黨故云在上黨西也

傳此三至東行

正義曰地理志云析城在河東濩澤縣西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地理志不載底柱底柱在太陽關東析城之西從底柱至王屋至冀州南河之北東行也

傳此二至言之

正義曰地理志云太行山在河內山陽縣西北恆山在常山上曲陽縣西北太行去恆山太遠恆山去碣石又遠故云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言山旁之

何正義六
水皆入海山不入海也又解治水言山之意百川經此
眾山禹皆治之川多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也謂漳潞
汾涑在壺口雷首太行經底柱析城濟出王屋淇近太
行恆衛滹沱滹易近恆山碣石之等也

傳西傾至南山

正義曰地理志云西傾在隴西臨洮縣西南朱圉在天
水冀縣南言在積石以東見河所經也地理志云烏鼠
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渭水所出在隴西郡之西
是三者皆雍州之南山也

傳相首尾而東

正義曰地理志云太華在京兆華陰縣南烏鼠東望太

華太遠故云相首尾而東也

傳四山至相備

正義曰地理志云熊耳山在弘農盧氏縣東伊水所出
嵩高山在潁川嵩高縣古文以爲外方山桐柏山在南
陽平氏縣東南橫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古文以爲
陪尾山是四山接華山而相連東南皆在豫州界也凡
舉山名皆爲治水故言水之所經洛出熊耳伊經外方
淮出桐柏經陪尾導山本爲治水故云皆先舉所施功
之山於上而後條列所治水於下互相備也

傳漾水至荊州

正義曰下云蟠冢導漾梁州云岷嶓旣藝是蟠冢在梁

州也荆州以荆山爲名知荆山在荆州也

傳內方至所經

正義曰地理志云章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古文以爲內方山地理志無大別鄭玄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杜預解春秋云大別闕不知何處或曰大別在安豐縣西南左傳云吳旣與楚夾漢然後楚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然則二別近漢之名無緣得在安豐縣如預所言雖不知其處要與內方相接漢水所經必在荆州界也

傳岷山至荆州

正義曰其下云岷山導江梁州岷嶓旣藝是岷山在梁

州也地理志云衡山在長沙湘南縣東南上言衡陽惟
荊州是江所經在荊州也

傳言衡至章界

正義曰衡卽橫也東西長今之人謂之爲嶺東行連延
過九江之水而東接於敷淺原之山也經於岍及嶓冢
言導岍山言陽故解之言導從首起言陽從南言岍山
之南至敷淺原別以岍山爲首不與大別相接由江所
經別記之耳以見岍非三條也地理志豫章歷陵縣南
有博陽山古文以爲敷淺原

導弱水

正義曰此下所導凡有九水大意亦自北爲始以弱水

最在西北水又西流故先言之黑水雖在河南水從雍
梁西界南入南海與諸水不相參涉故又次之四瀆江
河爲大河在北故先言河也漢入于江故先漢後江其
濟發源河北越河而南與淮俱爲四瀆故次濟次淮其
渭與洛俱入于河故後言之計流水多矣此舉大者言
耳凡此九水立文不同弱水黑水沅水不出于山文單
故以水配其餘六水文與山連旣繫於山不須言水積
石山非河上源記施功之處故云導河積石言發首積
石起也漾江先山後水淮渭洛先水後山皆是史文詳
略無義例也又淮渭洛言自某山者皆是發源此山欲
使異於導河故加自耳鄭玄云凡言導者發源於上未

成流凡言自者亦發源於上未成流必其俱未成流何須別導與自河出崑崙發源甚遠豈至積石猶未成流而云導河也

傳合黎至沙東

正義曰弱水得入合黎知合黎是水名顧氏云地說書合黎山名但此水出合黎因山爲名鄭玄亦以爲山名地理志張掖郡刪丹縣桑欽以爲導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張掖郡又有居延澤在縣東北古文以爲流沙如志之言酒泉郡在張掖郡西居延屬張掖合黎在酒泉則流沙在合黎之東與此傳不合案經弱水西流水既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當如傳文合黎在流沙之

東不得在其西也

傳黑水至南海

正義曰地理志益州郡計在蜀郡西南三千餘里故滇王國也武帝元封二年始開爲郡郡內有滇池縣縣有黑水祠止言有其祠不知水之所在鄭云今中國無也傳之此言順經文耳案酈玄水經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然張掖燉煌並在河北所以黑水得越河入南海者河自積石以西皆多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也

傳施功至通流

正義曰河源不始於此記其施功處耳故言施功發於

積石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則河從積石北行又東
乃南行至于龍門計應三千餘里龍門底柱鑿山也其
餘平地穿地也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言自積石至海
皆然也釋水曰河出崑崙虛色白李巡曰崑崙山名虛
山下地也郭璞云發源高處激湊故水色白潛流地中
受渠眾多渾濁故水色黃漢書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
出蔥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嶺河
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去玉門陽關三百
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
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爲中國河郭璞云其去崑崙里數
遠近未得詳也

傳孟津至爲津

正義曰孟是地名津是渡處在孟地致津謂之孟津傳云地名謂孟爲地名耳杜預云孟津河內河陽縣南孟津也在洛陽城北都道所湊古今常以爲津武王渡之近世以來呼爲武濟

傳洛汭至北行

正義曰洛汭洛入河處河南鞏縣東也釋山云再成英一成岨李巡曰山再重曰英一重曰岨傳云再成曰岨與爾雅不同蓋所見異也鄭玄云大岨在修武武德之界張揖云成皋縣山也漢書音義有臣瓚者以爲修武武德無此山也成皋縣山又不一成今黎陽縣山臨河

豈不是大岷乎瓚言當然

傳降水至澤名

正義曰地理志云降水在信都縣案班固漢書以襄國
爲信都在大陸之南或降水發源在此下尾至今之信
都故得先過降水乃至大陸若其不爾則降水不可知
也鄭以降讀爲降下江反聲轉爲共河內共縣淇水出焉
東至魏郡黎陽縣入河此近降水也周時國於此地者
惡言降水改謂之共此鄭胸臆不可從也

傳同合至敘之

正義曰傳言九河將欲至海更同合爲一大河名爲逆
河而入于渤海也鄭玄云下尾合名爲逆河言相向迎

受王肅云同逆一大河納之於海其意與孔同

傳泉始至漢水

正義曰傳之此言當據時人之名為說也地理志云漾水出隴西氏道縣至武都為漢水不言中為沔水孔知嶠豕之東漢水之西而得為沔水者以禹治梁州入帝都白所治云逾于沔入于渭是沔近於渭當梁州向冀州之路也應劭云沔水自江別至南郡華容縣為夏水過江夏郡入江既云江別明與此沔別也依地理志漢水之尾變為夏水是應劭所云沔水下尾亦與漢合乃入于江也

傳別流在荊州

正義曰傳言別流似分爲異水案經首尾相連不是分別當以名稱別流也以上在梁州故此云在荊州傳自彭至入海

正義曰揚州云三江旣入震澤底定孔爲三江旣入入震澤也故言江自彭蠡分而爲三江復共入震澤出澤又分爲三此水遂爲北江而入于海鄭玄以爲三江旣入入于海不入震澤也孔必知入震澤者以震澤屬揚州彭蠡在揚州之西界今從彭蠡有三江則震澤之西三江具矣今云三江旣入繼以震澤底定故知三江入震澤矣今南人以大江不入震澤震澤之東別有松江等三江案職方揚州其川曰三江宜舉州內大川其松

江等雖出震澤入海既近周禮不應捨岷山大江之名而記松江等小江之說山水同今變易故鄭云既知今亦當知古是古今同之驗也

傳江東至東行

正義曰以上云浮于江沱潛漢其次自南而北江在沱南知江東南流而沱東行

傳澧水名

正義曰鄭玄以此經自導弱水已下言過言會者皆是水名言至于者或山或澤皆非水名故以合黎爲山名澧爲陵名鄭玄云今長沙郡有澧陵縣其以陵名爲縣乎孔以合黎與澧皆爲水名弱水餘波入于流沙則本

源入合黎矣合黎得容弱水知是水名楚辭曰濯余佩
兮澧浦是澧亦爲水名

傳江分至地名

正義曰九江之水禹前先有其處禹今導江過歷九江
之處非是別有九江之水

傳地溢至彭蠡

正義曰地言靡地邪出之言故爲溢也東溢分流又都
共聚合北會彭蠡言散流而復合也鄭云東地者爲南
江孔意或然至之與會史異文耳

傳有北有中南可知

正義曰地理志云南江從會稽吳縣南東入海中江從

丹陽蕪湖縣西東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北江會稽毗
陵縣北東入海

傳泉源至平地

正義曰地理志云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
內武德縣入河傳言在温西北平地者濟水近在河內
孔必驗而知之見今濟水所出在温之西北七十餘里
温是古之舊縣故計温言之

傳濟水至東南

正義曰此皆目驗爲說也濟水旣入于河與河相亂而
知截河過者以河濁濟清南出還濟故可知也

傳陶工工再成

正義曰釋上云再成爲陶上李巡曰再成其形再重也
郭璞云今濟陰定陶城中有陶上地理志云定陶縣西
南有陶上亭

傳桐柏至之東

正義曰地理志云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淮水所
出水經云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胎簪蓋桐柏之旁
小山傳言南陽郡之東也

傳與泗至入海

正義曰地理志云沂水出泰山蓋縣南至下邳入泗泗
水出濟陰乘氏縣至臨淮睢陵縣入淮乃沂水先入泗
泗入淮耳以沂水入泗處去淮已近故連言之

傳鳥鼠至出焉

正義曰釋鳥云鳥鼠同穴其鳥爲鷦其鼠爲鼯李巡曰鷦鼯鳥鼠之名共處一穴天性然也郭璞曰鼯如人家鼠而短尾鷦似鷄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今在隴西首陽縣有鳥鼠同穴山尚書孔傳云共爲雄雌張氏地理記云不爲牝牡璞並載此言未知誰得實也地理志云隴西首陽西南有鳥鼠同穴山渭水所出至京兆北船司空縣入河過郡四行千八百七十里

傳漆沮至朔北

正義曰地理志云漆水出扶風漆縣依十三州記漆水

在岐山東入渭則與漆沮不同矣此云會于涇又東過漆沮是漆沮在涇水之東故孔以爲洛水一名漆沮水經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入洛水又云鄭渠在太上皇陵東南濯水入焉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其水東流注於洛水志云出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以水土驗之與毛詩古公自土沮漆者別也彼漆卽扶風漆水也彼沮則未聞

九州至中邦

正義曰昔堯遭洪水道路阻絕今水土旣治天下大同故總敘之今九州所共同矣所同者四方之宅已盡可居矣九州之山刊槎其木旅祭之矣九州之川滌除泉

源無壅塞矣九州之澤已皆陂障無決溢矣四海之內皆得會同京師無乖異矣六材之府甚修治矣言海內之人皆豐足矣水災已除天下眾土墳壤之屬俱得其正復本性故也民既豐足取之有藝致所重慎者惟財貨賦稅也慎之者皆法則其三品土壤準其地之肥瘠爲上中下三等以成其貢賦之法於中國美禹能治水土安海內於此總結之

傳所同事在下

正義曰九州所同與下爲目故言所同事在下四隩旣宅已下皆是也其言九山九川九澤最是同之事矣傳四方至可居

正義曰室隅爲隩隩是內也人之造宅爲居至其隩內
遂以隩表宅故傳以隩爲宅以宅內可居言四方舊可
居之處皆可居也

傳九州至溢矣

正義曰上文諸州有言山川澤者皆舉大言之所言不
盡故於此復更總之九山九州九澤言九州之內所有
山川澤無大無小皆刊槎決除已訖其皆旅祭惟據名
山大川言旅者往前大水旅祭禮廢已旅見已治也山
非水體故以旅見治其實水亦旅矣發首云奠高山大
川但是定位皆已旅祭也川言滌除泉源從其所出至
其所入皆蕩除之無壅塞也澤言旣陂往前濫溢今時

尚正義六
水定或作陂以障之使無決溢詩云彼澤之陂毛傳云
陂澤障也

傳四海至化和

正義曰禮諸侯之見天子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此言四
海會同乃謂官之與民皆得聚會京師非據諸侯之身
朝天子也夷狄戎蠻謂之四海但天子之於夷狄不與
華夏同風故知四海謂四海之內卽是九州之中乃有
萬國萬國同其風化若物在繩索之貫故云九州同風
萬國共貫大禹謨云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皆修治
者言政化和也由政化和平民不失業各得殖其資產
故六府修治也

傳交俱至過度

正義曰交錯更互俱之義故交爲俱也洪水之時高下皆水土失本性今水災旣除眾土俱得其正謂壤墳壚還復其壤墳壚之性也諸州之土青黎是色塗泥是溼土性之異惟有壤墳壚耳故舉三者以言也致所慎者財貨貢賦謹慎其事不使害人言取民有節什一而稅不過度也

傳皆法至害除

正義曰土壤各有肥瘠貢賦從地而出故分其土壤爲上中下計其肥瘠等級甚多但舉其大較定爲三品法則地之善惡以爲貢賦之差雖細分三品以爲九等人

尚書正義卷六
功修少當時小異要民之常稅必準其土故皆法三壤
成九州之賦言得施賦法以明水害除也九州卽是中
邦故傳以九州言之

錫土至朕行

正義曰此一經皆史美禹功言九州風俗旣同可以施
其教化天子惟當擇任其賢者與共治之選有德之人
賜與所生之土爲姓旣能尊賢如是又天子立意常自
以敬我德爲先則天下之民無有距違我天子所行者
皆禹之使然故敘而美之

傳台我至行者

正義曰台我釋詁文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隱八年左

傳文旣引其文又解其義土地也謂有德之人生于此地天子以地名賜之姓以尊顯之周語稱帝嘉禹德賜姓曰妣祚四岳賜姓曰姜左傳稱周賜陳胡公之姓爲媯皆是因生賜姓之事也臣蒙賜姓其人少矣此事是用賢大者故舉以爲言王者旣能用賢又能謹敬其立意也常自以敬我德爲先則天下無有距違我天子之行者論語云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王者自敬其德則民豈敢不敬之人皆敬之誰敢距違者聖人行而天下皆悅動而天下皆應用此道也

五百里甸服

正義曰旣言九州同風法壤成賦而四海之內路有遠近更敘粥成五服之事甸侯綏要荒五服之名堯之舊制洪水旣平之後禹乃爲之節文使賦役有恆職掌分定甸服去京師最近賦稅尤多故每於百里卽爲一節侯服稍遠近者供役故二百里內各爲一節三百里外共爲一節綏要荒三服去京師益遠每服分而爲二內三百里爲一節外二百里爲一節以遠近有較故其任不等甸服入穀故發首言賦稅也賦令自送入官故三百里內每皆言納四百里五百里不言納者從上省文也於三百里言服者舉中以明上下皆是服王事也侯服以外貢不入穀侯主爲斥候二百里內徭役差多故

各爲一名三百里外同是斥候故共爲一名自下皆先
言三百里而後二百里舉大率爲差等也

傳規方至百里

正義曰先王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周語文王制亦云千
里之內曰甸鄭玄云服治田出穀稅也言甸者主治田
故服名甸也

傳甸服至國馬

正義曰去王城五百里總名甸服就其甸服內又細分
之從內而出此爲其首故云甸服之內近王城者總者
總下銓秭禾穗與稟總皆送之故云禾稟曰總入之供
飼國馬周禮掌客待諸侯之禮有芻有禾此總是也

傳銓刈謂禾穗

正義曰劉熙釋名云銓穫禾鐵也說文云銓穫禾短鎌也詩云奄觀銓刈用銓刈者謂禾穗也禾穗用銓以刈故以銓表禾穗也

傳秸稟也服稟役

正義曰郊特牲云莞簞之安而稟秸之設秸亦稟也雙言之耳去穗送稟易於送穗故爲遠彌輕也然計什一而得稟粟皆送則秸服重於納銓則乖近重遠輕之義蓋納粟之外斟酌納稟服稟役者解經服字於此言服明上下服皆並有所納之役也四百里猶尙納粟此當稟粟別納非是徒納稟也

傳所納至者多

正義曰直納粟米爲少禾稟俱送爲多其於稅也皆當什一但所納有精麤遠輕而近重耳

傳甸服至服事

正義曰侯聲近候故爲候也襄十八年左傳稱晉人伐齊使司馬斥山澤之險斥謂檢行之也斥候謂檢行險阻伺候盜賊此五百里主爲斥候而服事天子故名侯服因見諸言服者皆是服事也

傳侯服至主一

正義曰采訓爲事此百里之內主供王事而已事謂役也有役則供不主於一故但言采

傳男任也任王者事

正義曰男聲近任故訓爲任任王者事任受其役此任有常殊於不主一也言邦者見上下皆是諸侯之國也傳三百至一名

正義曰經言諸侯者三百里內同爲王者斥侯在此內所主事同故合三百四百五百共爲一名言諸侯以示義耳

傳綏安至政教

正義曰綏安釋詁文要服去京師已遠王者以文教要東使服此綏服路近言安服王者政教以示不待要東而自服也周語云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

賓服夷蠻要服戎狄荒服彼賓服當此綏服韋昭云以
文武侯衛爲安王賓之因以名服然則綏者據諸侯安
王爲名賓者據王敬諸侯爲名彼云先王之制則此服
舊有二名

傳揆度至皆同

正義曰釋詁訓揆爲度故雙言之以王者有文教此服
諸侯揆度王者政教而行之必自揆度恐其不合上耳
卽是安服王者之義

傳文教至以安

正義曰旣言三百又言二百嫌是三百之內以下二服
文與此同故於此解之此是文教外之二百里也由其

心安王化奮武以衛天子所以名此服為安也內文而外武故先揆文教後言奮武衛所從言之異與安之義同奮武衛天子是其安之驗也言服內諸侯心安天子非言天子賴諸侯以安也

傳綏服至文教

正義曰要者約束之義上言揆文教知要者要束以文教也綏服自揆天子文教恐其不稱上旨此要服差遠已慢王化天子恐其不服乃以文教要服之名為要見其疏遠之義也

傳蔡法至差簡

正義曰蔡之為法無正訓也上言三百里夷夷訓平也

言守平常教耳此名爲蔡教簡於夷故訓蔡爲法法則
三百里者去京師彌遠差復簡易言其不能守平常也
傳要服至簡略

正義曰服名荒者王肅云政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
傳言荒又簡略亦當以爲荒忽又簡略於要服之蔡也
傳以文至以法

正義曰鄭云蠻者聽從其俗羈縻其人耳故云蠻蠻之
言縉也其意言蠻是縉也縉是繩也言蠻者以繩束物
之名揆度文教論語稱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故
傳言以文德蠻來之不制以國內之法強逼之王肅云
蠻慢也禮儀簡慢與孔異然甸侯綏要四服俱有三日

之役什一而稅但二百里蔡者稅微差簡其荒服力役
田稅並無故鄭注云蔡之言殺減殺其賦荒服旣不役
作其人又不賦其田事也其侯綏等所出稅賦各入本
國則亦有納總納銓之差但此據天子立文耳要服之
內皆有文教故孔於要服傳云要束以文教則知已上
皆有文教可知獨於綏服三百里云揆文教者以去京
師旣遠更無別供又不近外邊不爲武衛其要服又要
束始行文教無事而能揆度文教而行者惟有此三百
里耳奮武衛者在國習學兵武有事則征討夷狄不於
要服內奮武衛者以要服逼近夷狄要束始來不可委
以兵武

傳流移至千里

正義曰流如水流故云移也其俗流移無常故政教隨其俗任其去來不服蠻來之也凡五服之別各五百里是王城四面面別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方五千里也賈逵馬融以爲甸服之外百里至五百里米特有此數去王城千里其侯綏要荒服各五百里是面三千里相距爲方六千里鄭玄以爲五服服別五百里是堯之舊制及禹弼之每服之間更增五百里面別至于五千里相距爲方萬里司馬遷與孔意同王肅亦以爲然故肅注此云賈馬旣失其實鄭玄尤不然矣禹之功在平治山川不在拓境廣土土地之廣三倍於堯而書傳無

稱也則鄭玄勅造難可據信漢之孝武疲弊中國甘心夷狄天下戶口至減大半然後僅開緣邊之郡而已禹方憂洪水三過其門不入未暇以征伐爲事且其所以爲服之名輕重顛倒遠近失所難得而通矣先王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其餘均分之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寰宇而使甸服之外諸侯入禾稟非其義也史遷之旨蓋得之矣是同於孔也若然周禮王畿之外別有九服服別五百里是爲方萬里復以何故三倍於堯又地理志言漢之土境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驗其所言山川不出禹貢之域山川載地古今必同而得里數異者堯與周漢其地一也尙書所言據其

虛空鳥路方直而計之漢書所言乃謂著地人跡屈曲而量之所以數不同也故王肅上篇注云方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其迴邪委曲動有倍加之較是言經指直方之數漢據迴邪之道有九服五服其地雖同王者革易自相變改其法不改其地也鄭玄不言禹變堯法乃云地倍於堯故王肅所以難之王制云西不盡流沙東不盡東海南不盡衡山北不盡恆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者彼自言不盡明未至遠界且王制漢世爲之不可與經合也

東漸至成功

正義曰言五服之外又東漸入于海西被及于流沙其

尚正書六
北與南雖在服外皆與聞天子威聲文教時來朝見是
禹治水之功盡加于四海以禹功如是故帝賜以玄色
之圭告其能成天之功也

傳漸入至朝見

正義曰漸是沾溼故爲入謂入海也覆被是遠及之辭
故爲及也海多邪曲故言漸入流沙長遠故言被及皆
是過之意也五服之下乃說此事故言此五服之外皆
與王者聲教而朝見言其聞風感德而來朝也鄭玄云
南北不言所至容踰之此言西被於流沙流沙當是西
境最遠者也而地理志以流沙爲張掖居延澤是也計
三危在居延之西大遠矣志言非也

傳玄天至功成

正義曰考工記天謂之玄是玄爲天色禹之蒙賜必是堯賜故史敘其事禹功盡加于四海故堯賜玄圭以彰顯之必以天色圭者言天功成也大禹謨舜美禹功云地平天成是天功成也

尚書正義卷第六